

# 民间盛节七月七

区文化委 苗天娥

每年七夕之前,是我的生日,爸爸妈妈自然忘不了我的生日,更忘不了七夕。一进七月,妈妈就准备上了,开始泡“巧豆芽”,庆生兼为我乞巧。

牛郎织女的美丽传说在我国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这个节日对女孩子来讲,尤其充满神秘和浪漫色彩。在很小的时候,妈妈几乎每年给我们姐妹讲这个神话故事,说初七那天你是见不到喜鹊的,都去天上搭鹊桥渡牛郎和织女去了。爸爸总是喃喃自语:“七月七,葡萄架下听仙语”,我们地处塞外,种不了葡萄,上哪儿去听牛郎织女的悄悄情话呢?不过,对爸妈的唠叨我们似乎百听不厌,还不停地问这问那。我们不止一次在驻村的部队大院里看过露天电影《天河配》,老百姓和部队官兵一起看,站着的、坐着的,还有到银幕背后去看的,效果不是特好,每次总有那么多人,五里八乡的,扛着凳子、背着小孩,路远的顾不上吃晚饭,但人们似乎百看不厌,跟着故事情节或笑、或哭、或爱、或恨。

农历的七月,连阴雨总是下个不停,特别是初七前后,老话说,那是织女的眼泪,积攒了一年的眼泪,流起来没个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四十一炮》中这样描述牛郎织女的爱情:“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传说中被天河分隔的牛郎和织女相见的日子。一对恩爱夫妻,正当青春年华,却只能隔河相望,每年只见一次,一次团聚三天,他们熬得苦啊!新婚不如久别,三天里恨不得时刻粘在一起啊——我小时候常听到村子里的女人们这样议论——在这三天里眼泪是少流不了的,所以这三天也是必定要下雨的日子。大旱三年忘不了七月初七啊。”农村大多靠天吃饭,秋收季节是“龙口夺粮”。我还记得有一年七月前半季雨下得太勤了,连着几天见不着太阳,揀在地里的小麦捆生芽了,眼看割倒的庄稼拉不到场面里拾掇,急得乡亲们直叫苦。妈妈把大扫帚头朝上立在院里,民间相传扫帚是“扫晴娘”,想扫除那一天的乌云,嘴里连连低声祷告:“织女啊,求你别哭了,给露个雨空儿,让我们把麦子抢救进仓,蒸了白

灵灵的馍馍供献你啊!”

七夕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受到妇女们的普遍青睐。七夕活动在民间保存得很好,有些地区把它作为“女儿节”,也有的说是中国的“情人节”。女孩子们的乞巧活动各式各样,有蒸巧饼、做巧果、养蜘蛛织巧图、晒水丢巧针、月下拜织女求巧、求好姻缘等,各种民俗典籍中多有记载。2006年,七夕节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说得人情在理:“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渊源,有遍及神州的民俗基础,有牛郎织女的忠贞形象和优美故事,有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积淀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

七夕的广泛性、普及性和群众性,见于民歌、民谣、俗谚、诗词、戏曲等艺术中。近来看闲书,偶然翻阅友人送的《静乐民间文学》,发现山西省静乐地区的民歌中,有不少提到“七月七”:

《迎春揽工》:“七月里来七月七,天上下雨地上湿。牛郎织女天河隔,今日会面两相哭。”

《四姐挑菜》:“七月里,七月七,蒸下馍馍待

人威。合家老小吃了个够,少有我四姐没见上一口。”

《四宝揽工》:“七月里来七月七,天上下雨地上湿。天上牛郎鸳鸯散,太平年;丢下四宝配姻缘,年太平。”

《毛女子观灯》:“四季七月七,夫妻两相哭。旁人问我哭什么,天河戴了两下上。”

《光棍哭妻》:“七月里七月七,牛郎织女天河见。我光棍开开门儿黑吃洞洞,家里没人来点灯。”

这恐怕只是冰山的一角。别的地方的民谣我还没有去留意,想必不会少。

古今描绘牛女爱情的诗篇很多,多是借物咏怀,使用频率最高的大概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而我最喜欢《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叠词妙用,一咏三叹,质朴清丽,意境幽远,让人品咂无穷: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生活·诗****苔 藓**

蓝 虹

水汽从山涧弥漫  
漫过大地,浸润草木  
柏油路,还有皮肤  
岩石的上面变得光滑  
下面与土地更近的地方  
苔藓,悄悄萌芽  
静静地,绿色舒展  
成片成片地蔓延  
直到岩石风化土壤  
孕育新的生机

**投稿要求**

副刊征集作品内容:  
1.生活散文、随笔、评论等文字作品,字数1200字左右。  
2.摄影、书画、漫画等图片作品,请以jpg格式投稿。

副刊投稿邮箱  
shuping0926@126.com

**山间溪流**

冯芳摄影



## 皇家专线——西苑铁路

李海荣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商人向清政府提出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计划,在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极大的争论。1865年,英国资本家杜兰德在宣武门外修筑了一条只有一里长的展示铁路。作为广告,一台小型蒸汽机车牵引着三节车厢,在铁轨上来回行驶,意在劝说清政府同意外国人在华修筑铁路的要求。很快,这件“展品”吸引了不少围观者。然而,正当大家想看个新鲜的时候,清政府就以“观者

骇怪”为由,勒令将其拆除了。

对于是否在国内修筑铁路,清廷内部一直有两派意见。以驻外使节刘锡鸿为代表的守旧派把铁路视为“洪水猛兽”,总是在铁路会破坏龙脉、妨碍民生和铁路主权归属等问题上大做文章;同样出过洋的李鸿章等洋务派则把修筑铁路当做谋求国家富强的重要措施,想尽办法为修筑铁路寻找机会。就这样,二十年来,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光绪十二年(1886年),慈禧以打算撤帘归政为名,提出扩建西苑作为自己颐养天年之所。西苑就位于紫禁城的西侧,包含北海、中海和南海,合称太液池,一直是皇家的游宴胜地。慈禧将此次扩建任务交给了新成立不久的海军衙门。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海军会办大臣,为了兴建铁路的建议能够获得慈禧的支持,在醇亲王奕譞的协助下,他借扩建之机,以进献为名,在西苑修筑了一条“皇家专线”铁路,让从未见过这一新生事物的慈禧亲身体验到了乘坐火车的乐趣。

这条铁路铺设在中海与北海之间,南起中海西岸瀛秀园门外,北至北海北岸的镜清斋(今静心斋),总长1500多米。其中有部分路段途经交通要道,为了便于车马通行,安装的是活动铁轨。即,用的时候再安装铁轨,不用的时候可以拆卸下来。

铁路建成后,李鸿章赶快趁热打铁,从法国进口一列小型火车请慈禧“过瘾”。其中包括一台“丹特”蒸汽机车,一节上等豪华车厢,两节上等普通车厢,两节中等车厢,一节行李车厢。分别用黄色、红色和蓝色的窗框区别慈禧、宗室和王公大臣的车厢。整个专列一共才花费六千两白银。法国人如此不惜工本,为的就是在大清国的宫苑里做个广告,把火车这个洋玩意儿推销给清朝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蒸汽机车巨大的排汽声和震耳的汽笛声却把慈禧吓得不敢。慈禧以火车司机坐在她前面不成体统,火车的动静太大,恐会震坏了皇城的气脉为由,命太监挽着绳索拉

着火车向前跑。于是,蒸汽机车变成了“人力轨道车”。对于这个新鲜事,当年有首《清宫词》这样描述:“宫奴左右引黄幡,铁道平铺瀛秀园。日日午餐传北海,飘转直过福华门”。

虽说这“人力轨道车”听起来颇为荒唐,可它毕竟是北京历史上第一列官方认可的正式火车,慈禧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坐过火车的皇太后。可以说,西苑铁路是清末围绕是否在国修筑铁路而展开的大论战的产物,也是洋务派在论战中抛出的一张王牌。

无论如何,李鸿章的良苦用心得到了回报。因为有了直接接触火车和铁路的经历,清政府高层统治者对修筑铁路不那么排斥了。1889年,慈禧下发懿旨,明令海军衙门会同军机大臣议议修建铁路事宜,并正式委派李鸿章、张之洞会同海军衙门主持修路大计。至此,一场持续长达20多年的修路大论战终于画上了句号,与之相伴的则是全国各地修路高潮的到来。

**后院儿**

下午茶

